往日好时光

池 莉

今天在业主群里刷屏的，是一只小猫咪。小猫咪毛色搭配相当时尚：一身雪白，从眼眶开始往上，覆盖整个头顶的，是黢黑的黑色。乍一看，小猫咪俨然戴着一只棒球帽。我一见钟情，好生欢喜，立刻就叫它“棒球帽”了。棒球帽蹲坐在服务台上，双腿笔直且紧紧并拢，这是一只天生好素养的小猫咪。物业女生微信：“三天了，这只小猫咪都在我们物业大厅流浪，超漂亮，哪位业主想要，可以收养哈。”我这颗心啦，居然不由自主怦怦直跳，第一时间就想下得楼去抱它回家。

第二时间来了：现在的我，还能够收养猫吗？猫仔一旦到家，我现在的简单生活马上就会变复杂很多：猫食、猫砂、猫窝、猫玩具；猫叫、猫闹、猫洗澡、猫还要打防疫针。等等。即便只是小猫咪，它的日常需求，也是不胜琐细的。我做不到了。我得上班。我得出差。我得出国。我平时的写作和阅读，得特别安静的家居环境。

第三时间到来，理性占了上风。理性很快消灭了感性。为了避免眼馋和心酸，我果断删掉群里的微信。删掉了可爱的棒球帽。一个名字，诞生了三分钟，就归于寂灭。

我曾收养过流浪猫。十三年前。那时候我住独栋，屋大。尽管房子又土气又简陋，但有前庭后院，大门口还有宽宽的廊檐。有一天回家，被一只小猫咪跟踪了。从小区大门口一直跟到我家。我进院子门，它也跟进。我打开家门，它竟然懂事地止步于大门口，只是朝家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安分守己地蹲在门外。它怎么就知道我并不想让流浪猫进屋呢？小家伙太聪明了！这是一只丑猫咪，黑白杂色，瘦骨伶仃，患有严重眼疾。我立刻给它清洗眼屎，上红霉素眼膏。它对我完全信赖，百依百顺，因此也就顺利地，把我变成了它的家庭医生。它眼睛弄好了，吃饱喝足了，绕着我裤管亲昵撒娇，再一个趴，就趴在我脚边了。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姿势：它全身完全放松、呈扁平状，酷似一只丢在地上的布口袋。我惊奇地问它：喂喂，你怎么会像一只布袋呢？你简直太好玩了！它的嘴角两边往上翘翘，似乎在笑。我提起它的颈脖，它索性就装成一只布袋，没骨头没肉只有一张皮的那个样子，我提它在手，还可以任意摆动。我们全家乐得哈哈大笑。没有办法了，这就是缘分了。我给它取名布袋，它也欣然接受。每每只轻唤一声布袋，它便应声而来。从此，布袋结束了流浪猫的生活，正式住进我家廊檐并在我家养得膘肥体壮。来年早春二月，布袋生了五只小猫咪，一色都是虎皮斑纹，个个都是虎头虎脑，双双都是明亮大眼睛。那一年恰好是虎年，我家草地上五虎闹春，蜜蜂在花间嗡嗡采蜜，廊檐下，舒适的高背藤椅，暖阳高照，布袋趴在人身边，人和猫都会懒懒打个盹，那是怎样的好时光啊。

冷眼热心

时光一刻不肯停留。一晃就是现在了。现在我更多地蜗居在小工作室，习惯了生活的简单方便。居住于这种密集高楼的盒子间里，就再也没有了那份收养动物的条件和心思。只是像今天，偶有激情袭来，过后不免更加惆怅。便去阳台上，凭栏远眺，怀念往日的好时光。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想：既然今天有往日的好时光给你怀念，那么，说不定，今天也会是明天的好时光呢？很奢侈的想法。很贫瘠的现实。

永烈不熄

张锦江

在我的印象中，叶永烈是一个永远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惊闻他去世的噩耗，我难以相信，在客厅里来回踱着，自言自语：“这怎么可能呢？”叶永烈对写作事业，是那般执著，那般专心致志，那般勤奋，那般毅力非凡，就像他的名字一般“永烈”着，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

我与他的深刻接触，是始于1988年9月，那时，深圳特区已建整整十年，我受百花文艺出版社所托，组织上海、广东作家采写团赴深圳创作报告文学集《深圳之光》。我为采写团团长，广东作家杨羽仪为副团长，由老作家峻青、哈华以及上海大学副校长林炯如为顾问，采写团成员中，上海作家有叶永烈、赵丽宏、吴芝麟、田永昌、张士敏、江迅、王也等，广东有伊始、廖红球、吕雷、邹月照、黄天源、杜峻、李建国等。我们下榻在上林苑宾馆，由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曲华主持了一个欢迎仪式，峻青代表作家们作了发言，然后就下到深圳全市各工业口的单位采写报告文学，反映深圳创办特区十周年中改革开放的成就。叶永烈采访的单位是深圳赛格集团以及董事长马福元。叶永烈日期观念非常强，我在9月28日收到一封他寄自“上海漕溪新村”的信，信上写道：

锦江同志：接江迅电话，知你们今日已返沪。

我于23日上午8:30离深，当天下午2:30飞抵上海。当夜便出席欢迎马思聪女儿的宴会。这几天一直忙于陪她在沪访问。今天送走她后，总算可腾出手来写作。两天后，我即把文稿以快件寄深圳，待他们审定后寄你。附上照片。祝国庆好！

永烈

88.9.28

叶永烈的为人之严谨，写作之勤奋，此信可见一斑。

那年国庆后不久，我即收到了他的稿件。作品的题目是《集团军和他的“司令”——记深圳赛格集田及其董事长马福元》。末尾记着：1988年9月15日–10月2日深圳–上海。

他信上所说的照片，就是欢迎仪式上以及散会后拍的照片，有峻青的发言照，还有我与他、赵丽宏、田永昌的合影。

这一刻，我找出这些照片，看看叶永烈、赵丽宏、田永昌与我们都很年轻，还都风华正茂。看着泪水禁不住……永烈走了。

之后，我与永烈还有两回深刻接触。

一是我供职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与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会同上海作协举办一期“全国青年作家讲习班”，我邀他来做了一次讲座。邀请的讲师团中还有王安忆、周介人等，学员中有苏童等。二是我的同事女作家戴厚英老师被害。他写了一篇《戴厚英之死》，其中写到死因的偶然性。我因调离上海大学文学院，去了华师大，当时，我与戴厚英老师同为上海作协举办的作家班开设创作课，我与她合上，上半段我上，下半段她上，正因我的调离，她只能度假中途从乡下赶回上海顶我的课。正因为这时间点的变动，她遇害了。叶永烈为确认这离奇的时间变动，专门在电话里采访了我，我如实讲了。叶永烈后来也如实写了。

永烈几乎分分秒秒都花在了创作上，我们虽离得不远，但我并不想打扰他。不过，我很关注他的创作，因为教学工作需要，研究儿童文学，我翻阅了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等作品，这作品影响了好几代人。去年出版的一本《陈伯吹书信集》中，有一封陈伯吹写给叶永烈的信，其中有一句：“刚要发信，又接到寄赠大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拜读一下。你又作出成绩了，十分敬佩”。这信大约写于1983年9月18日。偏巧，在该书编目中，陈伯吹给叶永烈的信和给我的信紧挨着。我与他的不少作品，也常常编在一个集子中，《中国文学大系1976–2000》中收了他的《白色的乌龟》，收了我的《一个站着死的男孩》。叶永烈在纪实文学、散文、小说、科学文艺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辉煌不凡的成绩，作品数量大得惊人。斯人虽已去，正如他的名字——叶永烈真是“永烈不熄”呀！

清早

蔡 皋 文/图

一

早，早到天蒙蒙亮的时光叫“清早”。

我特喜欢“清早”这种对时间的表达，因为它有韵味。

它是讲出早的味道的词。清，有颜色，天青，天青如水，所以在“青”字上加三点水。早到天亮一线，天青如水，有色彩还有温度，有凉丝丝的意味。

早，在冬天早晨六点天冒亮，墨墨黑，六点之后，天幕徐徐拉开，白天出台，世界大舞台，各色事物开始一天的表演。

我喜欢“起”，起之前是醒。醒之前我不做主，我的身体自己做主，身体自己做主的时候，它们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调理护养，非常之奇妙，一切都在为“醒”做准备。

最先醒的是心，我的心说：“醒！”眼就睁开，眼睛打开是窗户打开，光就从窗口进来，人特别清醒，清醒的感觉之一是精神清爽。

清早在古人那里是怎样写的？

清早可以写成“侵早”。有不知不觉，渐渐侵而入之的感觉。清气统领，时间瑰丽而奇妙。妙哉清气，妙哉清早！

清晨另有一种不为人生进退、得失左右的气魄，胸怀坦荡宽阔，一切都汪洋恣肆。露水来时，秋风瑟瑟，零露瀼瀼，另是一番景象，我很欢喜的景象。

二

须得在六点左右起床的人才会拥有清晨。

天清气朗的时候，六点十分可以在东窗看城市的日出。紫灰的天空中那轮红日从高楼的夹缝中升起来，六点半钟，日头就升至高楼之上，明晃晃地成了金色，没有了羞涩的红晕。

实在喜欢日出，所以我喜欢早起。无比清新，无比欣喜，会循着那一轮红日一跃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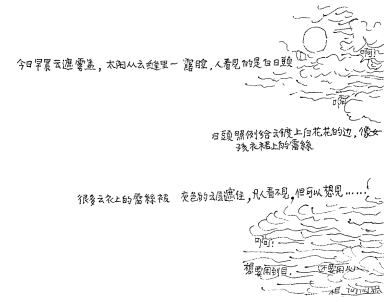
我家有四处地方可看日出：阳台、饭堂、浴室和厨房。

阳台有牵牛花和三叶梅，有百日红诸植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牵牛花真的就得到朝颜，热热闹闹地开始。

洗脸洗手清净清爽时最好看朝阳，有东南风送爽，一天就有了清爽。

在厨房的窗台看日出很少。因为六时起床，诸事停当，太阳在主妇入厨时，红日已高照。东向的窗感觉最多的是阳光。

愿天下苍生都拥有一扇东向的窗。



十日谈征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上海医务人员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闻令而动，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在这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特殊战“疫”中立下了战功，特别是一线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迎接建党99周年，向疫情防控中那些平凡又伟大的身影致敬，我们将推出讲述党建战“疫”故事征文活动，欢迎投稿。征文要求：体现思想性：牢牢把握“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这一主题；体现实践性：自述心路历程、真情实感，或反映基层党组织、党员医务工作者的感人思想和事迹；体现故事性：叙述的内容真实，注重细节，事迹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篇幅1200字左右。征文请寄：hongse@xmwb.com.cn。截止日期：6月15日。

你没喊累

王帅帅

老婆大人：

多年以后，当我们围炉夜话时，准会想起这个春天。这个春天并不冷，却萧条得像大雪封山。准备良多，为的是回老家过个欢乐的春节。然而疫情却像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神州大地，裹挟着所有人。

年初四，从山东回上海的高速上车辆并不多。我按限速开着，却依然追不到你急切回沪的心。生产被按下了暂停键，但生活还得继续。作为西郊客服中心的一名负责人，如何在疫情期间让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是让你心急如焚的原因。

我还在居家办公，你已经上班了。本来疫情期间尽量减少人员排班时间，你却排得自己比往常更忙碌。我笑谈：“党员先进性啊！”你说：“我居家隔离了好多天，也该让他们休息休息。”我知道，虽说隔离，但却没有停止忙碌。报表、排班、防疫信息输入，每天都没停过。当然我也没闲着，每天都要修理一遍老掉牙的笔记本电脑，让它继续发挥光与热。

早出晚归，开车停车的技术已经不在话下。我问，每天这么忙，累不累？你说，现在特殊时期，工作人员少，事情又繁杂琐碎，再加上安保部门工作任务陡增也需要支援，忙是应该的。晚上还要召集志愿者开展“三送”志愿者服务工作，为支援武汉医务人员的家属分装食材，献一份心意。我们这后方的怎么也没他们前线打仗的忙，累也肯定没他们累。

几个人分装上千盒食材，连夜赶出通讯稿，你没喊累。在家的时候总想方设法地摆弄家里储备的几样食材，让我们依然享受着春节的气氛，你没喊累。每天都哄精力旺盛的女儿入睡，第二天却在她醒之前悄然出门，你没喊累。

当平淡被打破，过往平凡的每一天才显露出珍贵：不需要口罩，不需要禁足，可以三五成群，可以推杯换盏。甘于平凡并不一定是贬义，没有人生而伟大。然而危险来袭，总有逆行者迎风而上，做最前方的那堵墙。我们在后方，燃一点灯光，一起守望。从这点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

在不远的某一天，风微吹，花羞绽，岁月恬静，我们享受平凡。而多年以后，我依然会记得这个春天里伟大的你，不论是妻子、母亲还是普通的一线工作者。

十日谈

写给妻子的信

责编：杨晓晖

十二载一轮，当年闪烁着羡慕目光的女孩儿终于成为了目光坚毅的逆行战士，而我则变成了那个满满羡慕的你。

藤荫杂记

李 涛

炎炎夏日，有片藤荫是极好的。

种了两株紫藤，平时也不怎么理它，清明一过，便一串串开出来，如紫玉般。花过叶生，一年密过一年，藤干也渐渐有了苍老的感觉。

藤架的周围，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盆景，菖蒲是不喜欢晒太阳的，天竹也差不多，刺柏和榔榆、松倒是要见光，麦冬和肾蕨就种在藤根边上，铁线莲、茑萝还是沿着墙攀爬吧。

紫藤生得快，不消一个礼拜的时间，繁花密叶一层层，“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而生在下面的叶子，遂变黄摇落，每天早上都要扫出许多。

奈良之春日大社紫藤甚有名，我去的时候，正逢冬天，未见藤花，却也见了人家修剪的技术。这些藤架不高，没有过长的、零乱的枝蔓，可见修剪之勤。我见了之后，便也爬上自家藤架，大加砍伐，如此一来，春天的花便稀了不少。

苏州拙政园的紫藤花，我是见到的。此藤为文徵明手植，唤“文藤”，历经兵火、冰霜，开了几百年的花，这实在是个集合了植物学与美学的奇迹。

上海本地嘉定有紫藤园，我是在电视新闻里面得知，乃数年前一个日本人引进，有上百株之多。似乎日本的紫藤文化颇为悠久，《枕草子》、《源氏物语》中都可见对它的描述，《源氏物语》第三十三卷《紫藤末叶》中便有几处。作者在描述内大臣欲将云居雁许配给公子夕雾时这样写道：“时值四月上旬，庭中藤花盛开，景色之美，迥异寻常。坐视其空过盛期，岂不可惜。于是举行管弦之会。夕阳渐渐西沉，花色更增艳丽。”据说这末一句便是化用白居易诗句“紫藤花下渐黄昏”的意思。

紫藤仿佛是天生作为艺术家创作的粉本存在的，其藤干或古瘦虬劲，或流畅飘逸，其花浓淡相间，疏密相宜。而其藤一老，便如卧虬，以枯墨写之，乃十足的草书线条，令人猜想张旭的《古诗四帖》是否从中得到了灵感。

春天的时候，向晚散步，忽闻小猫叫声，发现小家伙蜷缩在女贞丛里，去抱它，也不跑，于是带回家。院子里一直有几只猫日日来食，有饭团、黄豆、大排、黑皮诸君，这新来的，黑白相间，取名豆花。豆花最小，难免被欺，但其机灵无比，很快便找到了避难所——藤萝架，一有风吹草动，迅速逃离，身手敏捷地钻进“树屋”，这种场景，书斋中画藤画猫者，大约都想像不出吧。

紫藤花期不长，花谢后，有荚生，状如芸豆，所不同者，生着一层绒毛。当庭园中凌霄开放，白头翁做巢的时候，紫藤漫不经心地孕育着种子。夏日骄阳，一颗颗指甲大小的种子便落下来，如细心，每年可收数十颗。只是这样的种子，不能指望鸟来播撒，风也帮不上忙。

贝聿铭氏设计的新苏州博物馆内，有“文藤”的种子出售，装在一个精致的小纸袋里。不过，人生苦短，红尘滚滚，待种的紫藤开花，怕是急煞人吧。苏博内有株紫藤，据说嫁接了文藤的枝条，那用意和我们买一粒种子一样。

说起来，这些攀缘植物茑萝细细的，花美却无荫，牵牛亦然。安吉拉和蔷薇“开到荼蘼”，便是无穷无尽的喷药休眠期。爬山虎功在垂直，只有视觉上的清凉。只有凌霄与紫藤略似，却志在高远。紫藤的荫却是少有，一种植物，春予人花朵，夏予人荫凉，几可称为楷模了。